



HUAIYAO
interview
怀尧访谈录

贡献者

倾听贡献者的声音，对话中国文化领域最具代表性人物

吴怀尧◎著

HUAIYAO
interview
怀尧访谈录

贡献者

倾听贡献者的声音，对话中国文化领域最具代表性人物

吴怀尧◎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贡献者: 怀尧访谈录 / 吴怀尧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300-10130-9

I. 贡…

II. 吴…

III. 文化—名人—访谈录—中国—现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01533号

贡献者: 怀尧访谈录

吴怀尧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开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张 14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80 000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中国惊雷

施彦豪

香港领袖传媒集团总编辑

阳光疏朗。三年前，北京，秋天的某个午后，吴怀尧刚满21岁，要去采访一批“80后”富翁。那时的北京还没有召开伟大的奥运会，中关村一派杂乱，传媒还把“80后”看作一种新鲜事物，乐意奉献大量版面。那时的北京不会想到，这个留着遮耳碎发的湖北新青年，会如惊雷一样炸响在他们的上空。

登载在《财经时报》上的一篇文章——《“80后”开始商业起跑》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吴怀尧。那时的报纸没有料到，一个即将改变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大胆举动，已经在这个不甘寂寞的年轻人心头酝酿完毕。几个月后，他开始东跑西颠地逛书店、跑出版社、接触作家……一点儿也不像一份商业报纸的封面报道记者。“不务正业”了几个月，他给自己所在的报纸交上了一份名为《中国作家富豪榜》的深度调查文章，文章结尾处附了一份关于作家财富的名单。

正是这份看上去不起眼的榜单，改变了吴怀尧的生活轨迹。铺天盖地的报章转载，唾沫横飞的网络争论，足以使那些上榜作家闻风丧胆，生怕税务局去收他们的款子。殊不知，什么事儿没有，我们的作家真是天真得可爱，他们那点辛苦写字赚来的稿费，远不够富豪们吃几顿饭、打几场球、养“几只蜜”。

此时已经赢得“80后首席记者”美誉的吴怀尧，转而关注商业时代作家们的生存现状，关注那些桂冠击落的落寞王孙。从每年发榜一次的“中国作家富豪榜”起笔，怀尧青春白马出门去，遍访文化呼啸辈。由是才有跨媒体合作的“怀尧访谈录”，也才有目下这本书。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诸君一翻就知道，它是这样的：鬼才浩天的何三坡正在为中国文学打气，文态优雅的朱大可则对文坛垃圾深恶痛绝；李银河过着温柔优雅的生活，独挡着王小波的未竟事业；时白林宝刀未老坚信中国戏剧世

界一流；岳南野心昭然若揭，要做文坛秦始皇；于坚打开话闸谈成长经历、脑中风云；写现实主义作品的阎连科如何成为“荒诞派大师”；古长安城里的阎安怎样生生把自己逼成了最后的精神贵族；沙叶新老当益壮不惧戏剧被禁演；陈丹青少帅出击语惊四座；讨厌郭敬明的人，看完这个访谈后也许就不再讨厌他了；余秋雨不敢回答“怀尧访谈录”的直面提问……吴怀尧从这些闪光的名字背后，挖掘出他们成长背后最不为人所知的经历与言论。如果仔细搜集，可以从本书中再生发出一本名为“当代中国文化名流语录”的书。

怀尧访谈，不同凡响。别看他年纪轻轻，能够使一班子习惯于埋头写字的文化名家舌灿莲花，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浸淫北京若许年，再著名的文化名人也已经忽悠不了吴怀尧。他完全具备了独立判断的能力，深刻领悟了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之怀疑：“人们今天必须靠其所能获得的真理而活，而又必须有勇气在明天称这个真理是谬误。”新闻毕竟只是历史的草稿，历史不过时间的尘埃，云动风过之际，吴怀尧态度坚决地揪住这些文化名流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放：你干了些什么？为何要去干这些事情？你是否感到幸福……通过五次三番地追问，这个好奇的年轻人勇敢地对访谈对象作出具有前瞻性和结论性的评论。这种难免武断的定论，不可避免地引起网络时代的口水大战，在新浪、搜狐、腾讯这些门户网站里，风生水起的话题来自这个仍旧年轻的作家之笔。

那些喜欢蜚短流长的网民们没有注意到，吴怀尧早已抽离现场，赶赴下一个谈话现场。下一个是谁？谁也不知道，但是大家都很期待。

怀尧有自己的主见。通过阅读与阅世，他深刻领悟了“大美险中求”的道理。海明威说，“写短句”，“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把你所知道的最真实的句子写下来”。李普曼说：“即使我写街上发生的一起火灾，也要像写诗那样精雕细琢。”怀尧说：“有时候，一笔下去，天地既定。”你会发现，本书字字珠玑，充满心思。

对一个相信自己的智力胜过相信金钱、权威的年轻人而言，还有比埋藏在心间的理想更可贵的东西么？没有。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只有有限的少数人，还在张扬着理想主义的高贵旗帜。

你会发现，写作《光荣与梦想》的威廉·曼彻斯特，27岁才写出自己的第一本书《和平的打扰者》，那实在是一本平庸的门肯传记，与眼下这部书相比，既缺脑力激荡，更乏平地惊雷般的闪光判断。

总有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地呼喊：我们要过多久才诞生自己的沃尔特·李普曼？现在，可以请他们放心了。眼下的这个年轻人，正在

以与总统对话的方式解析我们时代的文化名流。他在公共传媒上不断制造事端，以矫正人们逐步丧失的审美视力；他相信客观事实可以陈述，并确信多元意见的甄选价值。长梦遽醒，怀尧“个人自媒体”早已改写了中国新闻历史。只是，太多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与21世纪中国文化联系紧密到骨髓的年轻人，他怀揣一块如何将“新闻点”点化为“新闻事件”的魔法石，只一瞬间，便让中国传媒江湖惊雷重现，飞龙在天。

许多年以后，他的同行会像斯蒂尔为李普曼写一本传记那样，为怀尧写一本名为“吴怀尧与世纪中国”的书，细数他在世纪交接时刻，如何惊雷一般，在中国大地上腾闪而出……

现在是2008年11月29日深夜，云南大地星空迷离，我坐在电脑前，如守着溃散的王座；吴怀尧却在外省的某地，发布着他每年一度的中国作家富豪榜。此刻，似乎只有这个人，予我涣散的生命有所刺激。他正在以实际行动告诫年轻人，应当向雷锋同志学习，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中去。

为此，我向读者诸君提出申请，请允许我号召全体媒体从业人员，向吴怀尧同志学习！

是为序。

2008年11月29日

云南昆明

自序：

本命年

吴怀尧

真是不好意思，我在天上睡着了。现在是晚上八点半，我在万米高空。

今天是我25岁的第一天，24小时之内，我出现在中国的三个地区。上午在成都，下午在西安，眼下正在从西安回北京的途中。窗外黑暗无边，像一张对我永不回头的脸。

喝完一杯冰可乐，我开始写这篇自序，请原谅我天马行空。

1

几天前，11月30日，当我和女友酸奶携手离开成都报业集团大楼时，已经是凌晨5点，空气凛冽而稀薄，街上人迹罕见。此前将近6个小时，我们和成都商报的编辑以及美编，围绕着如何在两个版内放置《2008年度中国作家榜》系列文章而绞尽脑汁。

这篇长达两万字的文章，耗费了我3个月的时间和精力。时间水一样流走，等到版式敲定，内容排完，诸位已经困红了眼。美编王芳握着粉拳仰天长叹：“奥运特刊都没加这么晚的班！”

次日，四川的《成都商报》，湖北的《长江商报》，山东的《半岛都市报》，同时在头版推出了2008年中国作家富豪榜。三省同步发布，让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毕竟努力没有白费。

作家富豪榜之所以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年度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事件，源自外界对它的关注；对作者而言，这是一篇改变其生活轨迹的文章，在这里我想简单地说说它。

2006年冬天，我还在《财经时报》社，时为生活艺术版记者。年底的时候，文坛风起云涌，最让人侧目的是昔日的先锋作家洪峰在街头挂牌乞讨。此事影响甚大，众人都在惊叹作家的清贫和艰难。但是据我所知，并非所有作家都囊中羞涩，有些已经是腰缠万贯。但后者，似乎

很少被人关注。在生存方面，作家是否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这是我不了解但感到好奇的。

想到就去做，一切都很简单。采访，采访，再采访。大约一个月后，一篇八千余字的文章诞生了。几经修改，它刊登在《财经时报》第692期上，作为头版焦点推出。

飞机已经开始下降——嘿，北京，我又回来啦。

2

2007年夏天，通过我的一位朋友，一家公司的老总找到我。此人在商界颇有名望，旗下有多家公司，其一为网站，网站的名字就叫排行榜。此人极富激情和说服力，希望我加盟他的网站，成为职业制榜人，不用每天到公司坐班，每年制几个有影响力的榜单即可。

当时《财经时报》正值人事变动，总编更换频繁，报社人心惶惶；另外，每期出一篇深度报道的记者生活，我已经过了9个月，多少有些矛盾心理：有时候你想采访的人，由于没有新闻由头，选题很难通过；二是文章写出来后，被肆意删改也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鉴于此，我提出了辞职，和总编几经交涉，终于得逞。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没有魄力的人是没有魅力的。9月11日，排行榜网站召开了和我签约的新闻发布会。同一天，我推出由10位文学批评家联合提名的中国作家实力榜，这个榜单，是对实力作家的一次盘点和致敬，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贵族，值得大家珍视。

3

有没有一种可能，一个人就是一个媒体？你不需要新闻由头，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写？你是你自己的编辑，没有人肆意删改你的文章？而且，你的文章有一批人认可，他们愿意把它印在纸上，并予以推广？

忘了具体是什么时候，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因为有作家富豪榜制作人的身份，这一想法很快就得到一些媒体总编的认同。今年春天木棉花开的时候，《怀尧访谈录》正式启动（3月25日）。这档定位于文化大家高端访谈的个人媒体，通过和国内十余家主流媒体如知名期刊、报纸、互联网、电视媒体及其他新媒体的广泛合作，开始对访谈内容进行大范围传播，以此实现新闻报道的最优化。

相关合作媒体的名单，附在书后，这里虽不一一列举，但我要向

他们鞠躬致敬。

是集所录，就是这大半年来的访谈文章。每次访谈，我都全力以赴，工作量之大，超乎想象，时常不思饮食。我所期待的，是这些文字日后会成为文献式的资料，而不仅仅是轰动一时的热门新闻。尽管筋骨劳累，但还是很开心，毕竟是在做自己喜欢并且力所能及的事情。

日本小说家武者小路在其作《新村杂感》中说，“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这些访谈对象，就是擎火把者。关于访谈录，酸奶希望我多说一点。但是我并不想赘言，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当然，最让我欣慰的是，我得到了我所认可的人的认可。本书的出版即是其一，出版者张业宏的魄力，使得这些长长短短的对话彼此团圆，在短时间内以图书的形式集中亮相。

时间已经很晚了，天阶夜色凉如水，将来和这本书相遇的人，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又是谁呢？按照大多数人写序的惯例，作者应该列出一个感谢名单的。但对我而言，此举多少有点为难——感谢的话，就是刻在石头上也是不够的，更何况，我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这本书如有可取之处，全仗在这本书里面出现的名字，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个美丽而温暖的世界。

2008年12月6日夜
怀尧记于北京欢乐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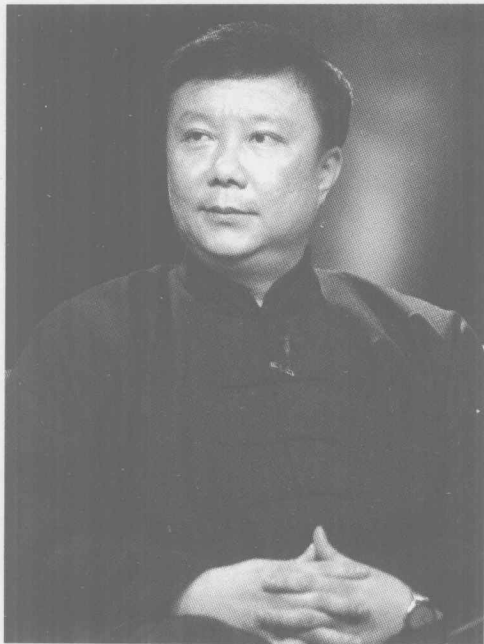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录

I	序：	中国惊雷
IV	自序：	本命年
001	朱大可	先锋评论家
013	岳 南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037	于 坚	写诗取悦世界
061	阎连科	我未妖魔化北大
081	时白林	老兵永远不死
093	李银河	优雅而温柔的生活
109	何三坡	燕山上的灰喜鹊
121	郭敬明	文学史避不开我
133	沙叶新	我天下无敌
155	陈丹青	多面丹青
173	阎 安	圣地守夜人
197	号 外	九问余秋雨
202	跋：	《怀尧访谈录》获奖与媒体生态嬗变

朱大可

先锋批评家



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57年生于上海，现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博士，悉尼大学亚洲研究学院访问学者。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当时先锋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其著述有《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逃亡者档案》、《话语的闪电》、《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与张闳合编）等。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在中国文化界负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朱大可

朱大可印象

门开之后，朱大可出现在我们面前：圆脸，淡眉，目光炯然，中等身材，微胖，表情自然而丰富，没有想象中的肃然或张扬。“好多人都以为我是凶神恶煞，有的还把我想象成又高又瘦的电线杆。”他笑着说，普通话里夹杂着些吴侬软语。

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被视为中国文化批评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现为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这次他来北京，是作为嘉宾参加中央三套的一档节目。

“昨晚在这个房间和一个朋友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五点多，睡了三个多小时我就起来啦。”他拉开窗帘，烧水沏茶。

“好多人都以为我是凶神恶煞，有的还把我想象成又高又瘦的电线杆。”



朱大可在百般表达着他对当代文学的厌倦的同时，却又难掩他心中对文学的爱与痛。

这个被誉为“文化恐龙”的中年上海男人，时而激情恣肆，时而冷峻沉稳，唯独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傲慢与偏见。

坐定后，我们开始对话，准确地说，是闲聊漫谈。话题涉及某些人或事时，他会忍不住哈哈大笑，此间眼珠必定灵活地转动，说到兴奋处，则是眉飞色舞左右顾盼，在强调某个观点时，双手在空中比划，时不时作出类似拧螺丝钉的动作，让人联想到他的钳工生涯。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个被誉为“文化恐龙”的中年上海男人，时而激情恣肆，时而冷峻沉稳，唯独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傲慢与偏见。

在澳大利亚感觉到压抑

1994年，因为一场“不愿详谈的家庭变故”，处于声名鼎盛时期的朱大可辞掉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职，去国离乡，远赴澳大利亚。7年后他回国定居，就教于大学，又宣布与文学“离婚”。

“很难有谁能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接触的人很多，时间一长就会感到不安，我就喜欢一个人，自在、独立。我对婚姻状态不是太习惯。”谈起那次“变故”，朱大可轻描淡写。

“很难有谁能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接触的人很多，时间一长就会感到不安，我就喜欢一个人，自在、独立。我对婚姻状态不是太习惯。”谈起那次“变故”，朱大可轻描淡写。

刚到澳大利亚时，他在一家报纸做主编，不久又离开，然后有一段失业经历。期间，“在建筑工地扛过石膏板，做过清洁工。”此后开过广告公司，还在一家上市公司网站做过媒体总监，但时间都很短。“我想那都是非常美妙的经验。”他说，最长的一次是在另一家报社做了4年总编，后来又在悉尼理工大学读博，一直到回国为止。“反正就是什么活都干过了，还包括自己创办网站。”

网站最初名叫澳大利亚新闻网，后来改成“文化先锋”，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但由于诸多原因，网站关闭的时间比开放的时间更长，朱大可自嘲似地笑笑：“不过没关系，这显得更

有趣了。”现在每天上午，他至少有一个半小时在网上浏览各种新闻，从中触摸中国社会变动的脉搏。

在澳大利亚定居期间，1999年，朱大可的文学批评集《聒噪的时代》出版，国内文学界惊呼朱大可“复出”了。藏象诗歌论坛版主阳正午说：“他那些貌似瑰丽的批评语体后面，蕴藏着摧枯拉朽的‘原创性’力量。在众声喧哗、扑朔迷离的文化语境中，他对当下文化现象敏锐的洞察和大义灭亲式的批判，更显出了他的难能可贵。”

2001年，朱大可回国定居，宣布与文学“离婚”。原因听起来有些令人心酸：“文学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我的期望。”近年，他又陆续出版了《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等著作。

事实上，当他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时代，在那些古代器物中寻找、破译和阐释中国文化密码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当下甚嚣尘上的文化现象。他写了不少犀利的文化时评，其中包括对余秋雨散文和张艺谋电影的批评。

回忆国外的那段时光，他觉得“没多大意思”。“那个国家对孩子和老人挺好，但是我的母语是汉语，在那里属于少数民族。连越南人和黎巴嫩人都可以歧视中国人。留学的惟一好处，是得到了文化比较的机会。”说起这些并不遥远的往事，他的神色有些黯然。

童年经验奠定文学道路

朱大可觉得自己童年结束是在17岁那一年，父亲的死让他“突然成熟了”。1974年7月，朱大可中学毕业，进入上海第三机床厂技校读书。其父是在1975年11月一个寒冷的黄昏病逝的。当时正值“文革”后期，“亲友彼此都不敢来往，



书中机智的隐喻和精辟的警句层出不穷，体现了作者罕见的语言智慧：“江湖是流氓散步的花园，而宫廷才是他真正想要染指的闺房。”



《流氓的盛宴》：“流氓”是一个长期纠缠朱大可灵魂的问题。

人际关系非常冷漠。”说到这里，他两眼向上凝视，声音突然低了下去，“我父亲是民主党派人士，在‘文革’中备受折磨。他去世时，病床前就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四周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他们都逃得很远。”

在朱大可的记忆里，“父亲是和蔼的，可亲的，宽容的”。小学时，朱大可和母亲住在一起，并且在母亲执教的学校读书。

“我母亲最先是音乐老师，后来改做语文老师了，她很严厉，而且不苟言笑，从来没有宠过我，对我就像对其他学生一样。我对音乐和语文的喜欢，主要是受她的影响。父亲是历史老师，所以我对历史也很喜欢。”朱大可的父亲在很远的浦东教历史课，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他从来不打骂呵斥我，因为我超出了他的期待。”

朱大可的确表现卓越，小学还没有毕业，“已经通读四大名著”。到他十二三岁的时候，父母执教的两所学校的图书馆他全都看遍了。进入中学后，西方古典文学他也过滤了一遍。

“这些‘文革’残留的书，被保留得很好，而且传播非常广泛。很多书破旧发黄，封面、书底都没有了，你只能猜它的书名和作者，但我们通常都能破解这种谜案。”朱大可和母亲轮流看书，很多时候通宵不眠。罗曼·罗兰和托尔斯泰的小说，雪莱、拜伦和但丁的长诗，“是我的隐形的精神摇篮”，他神色惘然地回忆说。

1976年7月，朱大可技校毕业，被分配至上海照相机四厂担任钳工。“我是做照相馆用的相机，海鸥牌，”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那种大的。”对于一个饱读诗书、喜欢音乐，想做钢琴家、指挥，后来又想当作曲家的少年来说，钳工无疑是枯燥乏味的。他烦做工人，“开始琢磨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1977年，高考恢复。这一年，朱大可21岁，这个年轻人摸不准考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没敢考”。次年，他终于

明白，只要上了大学，就有可能逃离工厂，改变工人身份。

1979年9月，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我是新三届里面的最后一届”。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的第一志愿是历史系，第二志愿才是中文系。在他看来，文学是自然天成的，完全不需要课堂教诲。“我曾经想考音乐学院，结果这个梦像泡沫一样破灭了。由于父亲的影响，我想做历史学家。”

没想到阴差阳错，他被分到了中文系。说起当初为何选择华师时，朱大可告诉我们，“当时我母亲每月的退休金是70块钱，我们家的房租是25块，还剩下45块，两个人用是很拮据的。那时华师每个月有18块5的补贴，基本上能够解决我的伙食问题。”



朱式菩萨低眉

刚进大学时，他兴奋，如鱼得水，“戴着校徽到处走动”。而且挑肥拣瘦，非常清晰地辨认哪门课重要，哪门课不重要，他一直在走读，拒绝住校，“不重要的课完全逃掉”。逃到公共图书馆，“从早看到晚上”。

现在，朱大可自己成了一名大学老师。当我询问如果有学生逃课他会如何处理时，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从不点名，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说完后他笑了笑，补充道：“事实上，我的教室都坐满了人。我不需要靠点名来维持出勤率。”

老师希望我“戒骄戒躁”

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比较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